

# 吉拉米代部落的文化景觀和生態旅遊

藍姆路卡造

吉拉米代部落工作者

## 一、前言

自台灣農業開始蕭條以來，政府開始推展休閒農業，透過農業與觀光結合以改變農業結構，提高農民所得並發展鄉村，社區的產業發展同時逐漸朝此方向運作。不過，社區是否能夠掌握自己的資源及環境，以及健全的內部組織運作，變成了重要課題。作者藉由自身參與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吉拉米代部落推動農業發展與文化生態旅遊的歷程，以說明吉拉米代部落的文化景觀特色、綠生農作和生態旅遊運作情況。

## 二、生根於山林的吉拉米代部落

在大家的印象中，阿美族通常居住在縱谷平原或是海岸平台上，甚至有人印象是海洋的民族之一，可是居住在吉拉米代的阿美族人確是少數居於山林環繞的區域。部落位於花蓮最南端的富里鄉，東側為台東縣成功鎮，南側是台東池上，是海岸山脈上的構造盆地。部落與同樣居於山脈深處的奇美古部落不同，吉拉米代只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一直以來，此地具豐富的生態及動物，在尚未有人定居時，是成功阿美族人和卓溪布農族人重要的獵場。直到清末時期才有 Saumah、Lameru、Cipoh 三兄弟，從瑞穗富源到這片無人開墾的地方定居。他們沿著秀姑巒溪溪前往富里平原，又溯著鰲溪抵達吉拉米代。祖先感到神奇，居然能夠在海岸山脈深山處，找到一個較平坦的地方，地質較軟的河床與較硬的兩側切穿出浩劫的峽谷地形，兩岸的櫸木樹根因地表堅硬，使得裸露出來，並與對岸相接壤。他們攀爬著大樹根穿越峽谷，因此以樹根將部落取名為吉拉米代（大樹根處），決定在此定居且生根。

至此之後，陸續有族人知道這個地方，紛紛從自己部落遷居於此，包含台東海岸的都歷、東河、泰源部落，以及花東縱谷的太巴塱部落、加納納部落和池上的德高部落。起初，各部落族人來此定居，自成小聚落，較無部落之規模。成功鎮都歷部落阿美族人選擇部落北邊居住，看上這邊清澈的水源及豐富的溪流魚產，在尚未受到外來物種的侵入時，這條溪充斥著台灣原生種台東間爬岩鯀及日本禿頭鯊（俗稱吸盤魚），因此將此聚落取名為吉哈拉艾（具有吸盤魚之處），也是後來登入為文化景觀的區域。

爾後，居民漸增後，雖分居於不同聚落且不同氏族，大家仍推舉 Saumah 為部落的領袖，負責掌管部落事務及土地分配，並結合部落所有氏族搭建會所，才正式形成具政治中心之部落（niyaro）。

### 三、豐南社區發展協會

部落是多元族群的村落，除了大部份的阿美族人外，尚有客家、閩南、外省及平埔族群。1994 年由文建會向行政院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之初，部落已經加入行列申請為社區發展協會，這並不是偶然間成立的團體，其前身為政府輔導組成之「豐南社區理事會」，由退休的老師擔任理事長、卸任代表作總幹事，很順利的激起居民，無論是原住民或漢人的參與，理監事同時一直維持原、漢各半的合作共識。此時的工作多半為政令宣導為主，部落在協會的帶領下能夠配合著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並於 2002 年成立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結合永豐派出所的協助，目標是維護社區安全，進行巡溪、巡山及巡護社區之工作，防止外人毒魚或盜取山林資源。隊員們輪流於每天晚上 8 點到 10 點巡邏部落，駕車至山林路口處的五個據點巡邏。隊員年齡在 40 至 65 歲間，大多為男性也有少數女性入隊，幾乎包含大部份居住於部落的壯年人，無形中也成為社區發展協會的主要人力。

此時期的協會士氣高漲也容易達成共識，當時「協會」成了部落集合的名詞，似乎沒有區分你我，部落原有的傳統組織和宗教組織都願意「配合」協會各項事務的運作。同時，社區發展協會在計劃順利推行過程中榮獲殊榮，包含台灣省 87 年度社區發展工作評鑑甲等、富里鄉公所 91 年協會熱心公益協助行政工作功績卓著獎、92 年度花蓮縣社區發展工作評鑑優等獎、92 年度內政部社區發展評鑑優等獎、94 年度內政部社區治安評鑑優等獎，因此獲得了花東金牌社區之稱號。

豐南社區發展在東華大學李光中研究團隊的協助下，於 2007 年開始申請「社區林業」及「內政部深耕社區計劃」進行社區資源調查，並與鄰近永豐國小的鄉土教育結合，將社區居民、老師及學生區分為文史、產業、地景、生態進行調查，最終完成社區解說與鄉土教材手冊《吉拉米代—綠野遊蹤之秘境寶典》，往後的遊程設計與解說題材皆從此基礎增添資訊。

2008 年協會與部落委員會共同執行原住民族委員會為期三年的「重點部落計劃」，居民達成共識希望能夠將稻米自產自銷，以及建立一個山林步道，當時並未思考旅遊產業，整理山林步道只是期待有時可以接待幾個友人或客人，或者方便自身如此的思維。社區選擇使用已廢校的四維分校作為米廠的位置，純粹考量此地離主社區有距離避免影響居民，且在道路上運輸方便。不過，該年在執行計劃時，持續有許多單位前來社區參訪或旅遊，社區幹部開始思考部落推動旅遊之可能性，因此在 2009 年的重點部落計劃中開始設置示範餐廳、民宿，將碾米場定義為吉拉米代農事體驗區，部落正式將旅遊產業視為重要發展項目之一。

#### 四、百年水圳、梯田景觀－文化景觀

從日治時期 1905 年的《台灣堡圖》和 1916 年的《台灣蕃地地形圖》中，石門峽谷下游的鰲溪兩岸已經有種植水稻的記錄，據耆老口述現今文化景觀梯田區也是早在 1920-1930 已有人開墾水田和闢建水圳（李光中等 2013）。天然山林，清徹溪澗，孕育出吉拉米代特殊的地景與文化，部落祖先在自然環境中開闢水圳，利用水位的高低落差及地形順利引水灌溉一階階的梯田。參與過水圳修復的耆老表示，他們利用黃藤吊掛於峭壁利用簡易工具鑿出水圳，順應的地形地貌巧妙地讓水流動。有時讓人疑惑祖先在沒有水平測量儀式與現在知識下，如何選擇引水口，使得離河谷一兩百公尺處的水稻田得以獲得灌溉，甚至水圳的流向會讓人以為水往上流。阿美族人為了在山林環繞處生活，利用土堆與石砌在河階地上拼湊出一塊塊梯田，在近百年歷史的水圳系統滋養下，持續利用和維護且生生不息，形塑出種種在地文化與知識，這是一罕見的景觀，也是獨特的文化。無疑地，他們智慧也奠定了未來登入為台灣第 34 處文化景觀之基礎。

梯田和水圳雖經過更迭，但持續表現自然和文化的交織。梯田原本是小塊面積利於人工栽種，1980 年末機械引入後，各家戶將小塊田地整併為大塊田地。相對地，原來低矮的田梗變得更高、更陡，族人並未改由水泥取代原來的土田梗，而是試圖找到保護田梗的方式；在梯田耕作的族人常說自己是照顧田梗比田還忙碌的農民。為了維持著土堆田梗的景觀，族人必須了解生物的習性，那些生物會破壞及侵蝕田梗；他們會注意天氣，無時無刻控制梯田的水量，避免水位過高造成田梗崩塌。梯田上你看不見任何除草劑的痕跡，除了族人懷念著過去生態的面貌，另外，若是使用除草劑將會讓草根皆除，土壤失去植被覆著更容易傾倒。每年初，族人慣於整頓田梗，修補受到破壞的地方，為確保一年的耕作順利往往需要費一些時間，也逐漸成為部落族人的農作年曆之一。

族人承襲過去水圳的管理組織，選出來的圳長每天順著水圳清理堵塞的落葉、雜物，若有任何遭到破壞的情況也必須立即處理，有時會召集其他農戶共同處理。部落的圳長任期為一年，不同於其它地方，在這裡是採取每年輪流的方式推選出圳長，銜接阿美族換工的機制。峭壁上的水圳易受到地震或落石而受損，共同管理的機制使得工作任務適當分攤，是台灣地區少數未曾間斷及更改路徑的水圳系統。對於水田耕作與農業而言，水是最重要的一環，管理組織的持續運作順利地讓水圳持續利用，同時維持部落的水梯田景致，部落裡也鮮少人休耕，經由溪水通過水圳、梯田，水串聯著部落的山林、農地、聚落，將養份送達各個細胞。

部落內尚可發現原始的傳統石砌梯田，尚可看見大顆石頭簇立在田中央，維持過去小塊的梯田景致，田梗的石塊與石粒依循著大顆石頭良好的排列，如今依然保存相當良好，未受到數年的更迭而傾倒。這裡沒有扁平的石塊或石板，均是有菱有角的火成岩，更顯現阿美族人石砌的技藝與智慧；族人除了依循地形更須在沒有水泥的情況下順利堆疊，依地呈現的不規則梯田，增添許多自然的風貌，

也見證部落農業的歷史。族人回憶童年，翠綠的水稻環繞大石頭，爸媽將小孩抱到石頭上歇息，靜靜看著父母親耕田，這景，將族人與親人、祖先親密的聯繫在一起。

從天然的環境因素、在地居民持續組織運作及族人對於大的情感，顯示族人從古至今仍與自然共同演化、互惠的原因。李光中教授研究團發現此內涵與價值，進行文化景觀的先期研究，試圖讓居民理解其中的意義與規範，經過四次的權益關係人會議後，由居民自己提案登入，且順利於 2011 年登入為台灣文化景觀之一。其中，居民自主組織文化景觀管理委員會，訂定公約以做為居民共識之討論結果，也作為文化資產部門擬定文化景觀管理原則之依據；委員會於每月最後一個禮拜組織居民共同參與部落傳統的義務勞動，進行環境的清潔。環境清潔活動結束後通常召開會議，由所居民齊聚一堂共同參與、決議地區公共事務。目前，文化景觀區內的農業共營共銷、生態旅遊及寄宿家庭安排，均由委員會負責運作。

## 五、從有善環境找到人與地、人與人的關係

吉拉米代部落目前的水稻耕作近七成的土地是有機耕作。居民一致想以農業為生之餘又能夠恢復過往的生態景象，此想法在 1990 年代有機推廣下讓居民逐漸投入於有機米的耕種，即便農民投入有機耕作後並沒有獲得更高的收入，卻需要增加更多的人力。不過，農民無法支付龐大的有機驗證費用，勢必要跟其它糧商契作，此時親手種植的稻米將完全被收購，自家卻吃不到自己辛苦耕耘的米粒。另外，族人發現有機的執行並沒有讓水田生態更加豐富，問題就出在有機依然使用一些不傷人體的配方來處理田裡的害蟲，相對的，他也會傷害到水田生態的小生物。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重點部落計劃的機緣，部落增購自己的碾米機組，與農民合作開始進行自然農作。在無法支付有機驗證費用的情況下，期望透過生態旅遊和農事體驗讓客人直接親近稻田，以生態稻田及乾淨水質證明在這裡可以買到健康的稻米。不過，剛嘗試性推動的旅遊產業對族人而言相當陌生，雖建立自主賣米的機制也沒有如預期的順利；農民擔心自己稻穀滯銷，又轉而讓糧商收購。社區發展協會願意承擔大部份風險，向族人租地實踐賣米的想法，此時部落接受綠生農法的技術，因為此農法的理念與想法較貼切於部落的思維和情況。

綠生農法是日本星野先生帶入台灣的新觀念，他認為各類的耕種應該著重於土壤養份的平衡，不直接施加氮、磷與鉀肥，而是透過綠生菌改善土壤，達成土壤微生物共生作用，產生作物重要的養份。對於族人而言，這是新的有機農業嘗試，更重要的是，這液態的菌類不會傷害水田裡的任何生物，甚至還能夠作為餵養動物的資材。族人雖然不了解微生物的共生作用，但他們知道祖先過去會遊耕，當田地休息幾年後，地力恢復後又可以再回來耕作，認為綠生農法不是肥料，而是加速土壤恢復，可以符合當代定耕的情況。綠生菌第一年尚有原民會計劃的

補助，爾後社區發展協會在沒有任何計劃經費的支持下持續運作至今，通常入不敷出，但族人不願放棄這個理念與想法，以志工和 Malapaliw（換工）的方式來照護田地，幹部更希望藉此找回部落的農耕文化。

Malapaliw（換工）轉換成不同的型式在部落持續運作，但農田中一字排開的熱鬧景象，只存在大家共同的記憶裡，這種互助的精神就在自己經營稻米的困境下又再次的被大家喚起，可說危機即是轉機。已許久沒下田的耆老紛紛從倉庫內拿出傳統農具，走入階梯般的梯田裡，他們曼妙的工作身軀，彷彿在田間跳舞，你深深可以感受到，用身體取代機器讓這些老人家充滿青春、活力。他們道出過往的種種，挑剔田地沒有整平、指揮該如何處理害蟲及建議培育自己的秧苗等，滿腹知識都想在小小梯田上實現出來。已消失的 Mikolas（搓草）、Miasik（掃害蟲），在耆老的要求下逐一地在這塊土地上發生了。

在東華大學李光中老師的促成下部落的巴卡龍奈也加入田間農事，用雙手和雙腳親身與土地接觸，習得老祖先的智慧。現在，他們已經能夠向客人介紹部落環境生態，以及傳統農作情景；對原住民孩子來說，「經驗」才是學習最有效的方式。可以想像，這些弟弟妹妹即便未來因總總理由可能離開部落，他們定會記憶這段與大家共同學習的過程。

耆老、青少年和族人的加入，讓推動者的我們感到有價值與希望，也是持續運作的動力來源。現在，你趴在田梗上，可輕易見正在開嘉年華會的眾多昆蟲，這是從傳統、重文化的農作方式才能達成的生物多樣性，因為文化提供了更多樣的對待方式，且讓人與自然環環相扣，不單只是生態的促進。我們藉由將耆老帶回到農田，聽到更多的文化歷史與生態知識，從實際的耕作中漸漸地將最有善環境，最符合部落文化的農耕技藝找回來。眾人一起農作的田間景致已成為每一期種植另一期待的一幕，大家都期待和期許可以持續的存在。

## 六、文化生態旅遊

部落於 2008 年始建構自主的稻米行銷通路及品牌時，開始有學校團體、機關或社區因社區的生態與環境資源前來參訪，部落開始學習安排行程、接待及餐飲服務。其中，李光中教授也將學校的實習課帶入社區，第一次由在地居民安排農事體驗行程，包含折箭筈、採梅子、野菜辨識及原住民傳統餐等活動。第二次再訪時，課程轉以工作坊的形式，學生事先針對餐飲、DIY、解說等分組，並搜集相關資料，於工作坊時和接待的居民討論。另外，社區同時申請「社區林業」進行生態旅遊試作，邀請在地居民、學者及學生體驗，活動後給予意見。此種陪伴成長的模式很適合初期運作旅遊產業的社區，族人也從中發現問題與缺乏之處，以作為修整與改進的依據。

部落內的觀光資源除了上述水圳、梯田，尚有許多豐富的觀光資源（附件一）。人工建物部份如下：

- 1 吉拉米代跳舞場及傳統會所：能夠表現阿美族的建築知識及遷移歷程，再

富有文化氛圍的場所進行母語及歌舞教學。

2. 兩個傳統手工藝坊：部落透過計劃分別規劃傳統服飾和藤編藝坊，除了讓遊客認識阿美族工藝，也提供伴手禮購買。
3. 社區街道：社區經由農委會計劃整理社區街道空間，設備懷舊理髮廳、磚窯民宿及接道公園等，在接近民眾時尚有幾處特色美景。
4. 鴉咪別莊：客家聚落的代表處，能夠感受竹林中的小橋流水，尚有鹹鴉蛋DIY及客家風味餐。
5. 農事體驗區（四維分校）：重點部落計劃主要規劃區域，是部落共同的碾米場，也有阿嬤的廚房及校長民宿，未來尚在規劃茅香澡堂及民俗植物員。區內放有許多傳統農具，旅人可在此處進行農作體驗，也可以進行各式童玩DIY。
6. 吉哈拉艾生態廊道：族人以相當結合天然景觀的方式，設計由石厝溝聚落沿溪流走至天然石屋的步道，阿美族語稱此處及溪流為吉哈拉艾。沿途可介紹傳統生物智慧及溪流地質，有幾處茅草和竹子搭建的休息處，讓旅人停下來感受溪谷涼風及流水聲。

在環境資源方面，著名的小天祥峽谷常於假日引入觀光客，我們常安排旅客在此欣賞峽谷地形之餘，觀察岩壁的長鬃山羊。部落內有五處瀑布均可看到水侵蝕與岩層之間的關係，形成方式皆不相同，周圍生態也相當多樣且豐富，是理想生態旅遊點，不過尚有安全顧慮未經常安排此動線。位於海岸山脈最高峰新港山，所以在此地的植區多樣，植物專家也發現部落內尚可見許多原生種，稱此地為外來種與原生種的交界帶，可見生物資源也相當豐富，可多結合在地的生物認知，增進解說題材。

部落內有一家民宿可讓旅人在此過夜，文化景觀管理委員會也組織18、19鄰居民的寄宿家庭，提供空間讓遊客住宿停留，目前寄宿家庭總共可接待30位遊客。這些寄宿家庭多為部落的耆老，雖然在溝通上顯得有點吃力，但老人家的熱情，總讓旅人印象深刻。餐飲部份除了鴉咪別莊的客家風味餐，委員會組織部落媽媽提供原住民風味餐的服務，這些媽媽也時常參與公所或農會所辦理的餐飲課程與講座，提升供餐服務。

在此遊程操作中，族人很重視旅客的回饋，再每次遊程結束後便積極調整。例如，族人常接收到旅人對安全的顧慮，他們就會在危機處設置扶手繩，避免遊客同在地人生飲山泉水，以及重新設計有風險的行程。雖然就目前而言，安全設施依舊不足，但族人仍舊用自己的方式減少受傷的風險。我認為目前為止最重要的觀光資產是部落族人對旅人的友善，遊客表示，當走在部落街上時每個人（大部份人）都是對你微笑，或是熱情揮手打招呼，這讓他們感受到非常的舒服。大部份族人認同部落進行觀光產業，雖然收入尚未能達到每個人皆受益，但運作的幹部及接待人員均以此為重要目標，因此，在部落共識上也較容易達成，同時讓居民願意接待及友善前來觀光的朋友。

## 七、未來願景與問題

部落藉由文化景觀登入更加重原本對於生態的重視度，更加渴望保存或恢復過往的生態情景，同時藉此契機組織契機組成文化景觀管理委員會，由地方民眾的集體行動，帶起一連串文化維護與生態保育的成果。委員會更將共同的產業發展置為重要目標，將生活生計的行動與文化維護、生態保育直接連結，體現保育工作盡是生活的想像，並在於許多會議及討論中強化內部組織及處理事務之能力。不過，若要穩定此種有善環境的農法及關注生態的旅遊，尚須賺取較為合理的收入，這是我們目前面臨的問題。雖然，部落目前運作有善農業生產與文化生態旅遊均有所突破，依然面對行銷和部落負荷量的問題，以致於雖然受到居民認同卻只能小規模運作。我們若要讓更多的農戶能夠加入這個行列，勢必要確保農民依循此法後生產的稻米能穩定賣出，確保他的收入。幹部們試圖尋求方法解決，例如，過去我們以試作的方式只用社區的網絡進行購買，這一期起我們開始透過網路來建立更多的朋友，並且採取預售的方式，如果支持的朋友越多，我們越能讓保存文化及有善環境的農法更加擴大，拓展到整個部落的水梯田均能以部落為中心共同運銷。

### 參考文獻

- 1.李光中 2012 借鏡國際經驗研擬社區本位的地質公園經營管理規劃架構(1/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 2.李光中、蔡建福、藍姆路・卡造、李柏賢、江紹瑜 2013 花蓮縣富里鄉豐南村 吉哈拉艾文化景觀保存維護計畫 花蓮縣文化局委託研究報告。

## 附件一：吉拉米代觀光資源點（李光中 2012）

豐南社區鰲溪地質公園解說點

	解說點	解說主題	位置
第一站	富里大橋	永豐與豐南社區入口、鰲溪下游流入縱谷匯入秀姑巒溪	台 23，1.5K
第二站	永豐國小	遠眺美人山、校史、學校與社區的關係	台 23，5K
第三站	鴨咪別莊	社區產業、客家聚落	台 23，5.5K
第四站	永豐大橋	永豐圳以連通管通過永豐大橋、遠眺利吉層	台 23，5.6K
第五站	草綠溝利吉層	利吉層、水圳	花 82 線
第六站	豐南社區	社區族群與歷史、族群文化交流與相互影響、社區協會	台 23，6.4K
第七站	吉拉米代跳舞場	水壩、溪流生態（苦花）、阿美族文化、豐年祭	台 23，6.6K
第八站	石門（小天祥）	小天祥峽谷、水圳、都巒山層岩壁、岩生植物、太魯閣櫟	台 23，7.4K
第九站	吉哈拉愛梯田	地形與農業發展	
第十站	吉哈拉愛 1 號水圳	水圳工法、引水原理、水圳與文化的關係	
第十一站	石厝溝溪 3 號水圳 取水口	石厝溝溪急湍與水潭、吊籃	
第十二站	石厝溝溪石厝	森林步道、砂頁岩互層、橫谷、急湍與水潭	
第十三站	四維分校	農事體驗、農具、香茅蒸餾、阿美族民俗植物、楓香、麵包樹、澤蘭與青斑蝶、校史	台 23，9.5K
第十四站	遠眺雙抱竹	瀑布的形成	台 23，11.1K
第十五站	鰲溪越分水嶺	鰲溪與馬武窟溪分水嶺、闊葉林次生林演替、新港山（劇烈的造山運動與耐侵蝕的火山角礫岩）	台 23，16.5K
第十六站	中溝瀑布	都巒山層與蕃薯寮層交界、差異侵蝕形成瀑布、森林植被、溪流生態	
第十七站	女鬼瀑布	厚砂岩 + 火山角礫岩與頁岩互層差異侵蝕形成瀑布、傳說、森林植被、溪流生態	
第十八站	雙抱竹瀑布	瀑布的形成、森林植被、溪流生態	